



從朱天文《願未央》看朱西甯的時代故事與作家身影

莊家瑋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本論文關注由朱天文執導的紀錄片《願未央》，考察其所再現的已逝傳主父親／小說家朱西甯。作為臺灣最受矚目的文學家族之一，從生平研究的視角，本文欲探究：所謂的「文學朱家」是怎麼開始的？

研究進路以《願未央》為核心，取徑影像內外的文本，循著「家」的論述軸線，透過第一代跨海作家朱西甯的追跡考索——家世、離家、成家歷程與鄉關辯證，建構糅合時代、家族與個我記憶的小說家形象，從而深描其在臺灣文學記憶脈絡中的位置與意義。

關鍵詞：《願未央》、記憶、家族、族群、1949、寫作技藝



An Investigation of Chu Hsi-ning's Stories in his Era and Images as a Writer from Chu Tien-wen's "Unfulfilled Dreams"

Chuang Chia-Wei*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ocumentary “Unfulfilled Dreams” directed by Chu Tien-wen, and examines how the stories of her deceased father / writer Chu Hsi-ning are represented in the document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graph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Writers of Chu” begins.

Based on the documentary “Unfulfilled Dreams” as the c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Home” with the texts in and out of the documentary. Through tracking the cours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writer Chu Hsi-ning's – what his family background is, how he leaves home and how he builds a new home, together with the dialectics of hometow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eaning of clan, memory and arts of writing, and further describes the statu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hu Hsi-ning in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aiwan.

Keywords : “Unfulfilled Dreams”, Memory, Clan, Ethnic Group, 1949, Arts of Writi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一、前言：用稿紙糊起來的家

鳥鳴啾啾與鄰居的連連噴嚏聲中，鏡頭向上仰視，畫面裡朱天文在平凡老宅陽台收拾晾掛衣物，不久鏡頭隨之移往屋內，朱西甯肖像照赫然在目，那也是其長篇遺作《華太平家傳》援以為封面的作家身影。¹進入書房，身穿淺藍長袖圍裙的朱天文——圍裙小叮噹百寶袋似的口袋裡裝著各種藥，是其每天照顧流浪貓的方便性著裝——在父母生前書桌，笑談雙親並肩讀書、寫作、翻譯互動（如問某字該怎麼寫、幫忙校對）的軼事，²事過境遷，父母筆耕不輟、相知相守的身影猶然在著。

罕見曝光的家屋、書桌，見證著已逝之朱家第一代朱西甯（1926-1998）、劉慕沙（1935-2017）的文學人生，這是紀錄片《願未央》的開場。³

辛亥路四段這個建地十六坪，「為了紀錄片，家裡意思意思粉刷了一下，至少可堪入鏡」的老房子，⁴從《願未央》到《我記得》，是故事發生的重要空間，其意義是多重的。

劉慕沙曾追憶，1972年從內湖搬到景美此屋，「住進新居頭一夜，與西甯打地鋪，望著簇新的天花板，止不住感慨這個家不折不扣是用一張張稿紙鋪蓋起來的」。⁵誠

¹ 1976年，作家時年50歲，留影於景美。

² 「以前父母像小學生那樣並排坐著，母親翻譯，父親就像活字典在旁，她有人商討、幫忙條理，就更有信心。」錢欽青、袁世珮：〈朱西甯、劉慕沙與一屋子孤狼：朱天文、朱天心記錄文學朱家〉，《聯合報》（2022年3月28日）。

³ 《願未央》係目宿媒體出品「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三系列「文學朱家」雙紀錄片上集，由朱天文執導，侯孝賢具名監製並召集其劇組班底（如攝影姚宏易、剪接廖慶松與黃芝嘉、配樂雷光夏等），傳主為朱西甯與劉慕沙（下集《我記得》則由作家林俊穎記錄朱天文、朱天心）。2018年雙十節開鏡，啟動拍攝工程，2022年3月於台灣景院相繼上映。

⁴ 錢欽青、袁世珮：〈朱西甯、劉慕沙與一屋子孤狼：朱天文、朱天心記錄文學朱家〉，《聯合報》（2022年3月28日）。

⁵ 劉慕沙：〈朱西甯背後的風景〉，《聯合報》副刊（2004年12月13-14日）。



然，胼手胝足的二人筆耕力掙稿費，是這個「家」的物質性基礎。⁶由此，更潛移默化帶出一家人幾皆以寫作維生、立身的文壇景觀：⁷

這段時日，每夜到背後的煤礦山溜狗，遙望每個房間燈光裡為趕文學獎埋首創作的幾個剪影，只覺真是氣勢很旺的一座小說工廠。⁸

「搬到景美，父親才有了所謂寫作的環境」，⁹寫作，是這個家的頭等大事，也是最日常的技藝勞動。1983 年，朱天文寫過一篇散文，題名「家，是用稿紙糊起來的」，實非虛言。2022 年，在記者作家李桐豪筆下，則如是描繪道：

一度，那棟老房子是與明星咖啡館同等華麗的文學場景，林懷民、鄭愁予、三毛等文學大咖進進出出。時移事往，那房子紗門破了不補，屋簷下的大蜘蛛網不清，九重葛藤蔓將近 50 年的老房子團團包圍，老父骨灰罈在家中一擺就是 17 年。影片中，那位在北市辛亥路，鄰近第二殯儀館的房子。¹⁰

軍中袍澤、文學門生、「三三」同仁乃至名人胡蘭成，均曾在這個房子留下雜沓足跡，儼然承載臺灣文學記憶的重要據點。不避忌諱的骨灰罈，曾銘誌著未亡人一守十數年的鵝鰾情深。購屋之初地段偏僻（辛亥隧道甫建成通車），至今依然簡樸甚至老舊的陳設，承傳著「心有遠志」而甘居陋室的雙親身教。¹¹

⁶ 此言非虛，茲舉一例：朱西甯任職陸軍官校教育處繪圖官期間，常發表作品於聶華苓主持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文藝版，其稿酬「千字三十元，一篇萬言小說，即抵我上尉兩個月的薪餉。」朱西甯：〈記寫作「狼」與「鐵漿」的時日——兼懷楊寶政先生〉，《聯合報》副刊（1989 年 3 月 21 日）。

⁷ 「文學朱家」盛名遠播，朱西甯、朱天文、朱天心為當代重要小說家，劉慕沙為日本文學翻譯名家，朱天衣亦有寫作，女婿謝材俊（唐諾）為文學評論者、散文家，孫兒謝海盟也走上專業寫作與編劇之路。

⁸ 劉慕沙：〈朱西甯背後的風景〉，《聯合報》副刊（2004 年 12 月 13-14 日）。

⁹ 朱天文：〈素讀《八二三注》〉，《黃金盟誓之書》（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 2 月），頁 38。

¹⁰ 李桐豪：〈山河故人 朱天文、朱天心〉，《鏡週刊》（2022 年 3 月 27 日）。

¹¹ 朱天文：「這是父母親的身教吧，也不是說要奉行儉樸的生活，就是自然而然沿襲父母的生活方式，我們更在乎精神生活，或者應該說這個屋子制約了我們吧。」李桐豪：〈山河故人 朱天文、朱天心〉，《鏡週刊》（2022 年 3 月 27 日）。



再者，如唐諾所追憶洞察：

多年以後，侯孝賢拍成了他的《童年往事》，老師看了試片出來，特別有感於影片中父親死後母親坐榻榻米上絮絮叨叨回想從前那一段，家具一定要買竹製的，厚重穿不上的冬衣得收著再窮都不可以變賣，要不然來年回老家不是又要浪費一大筆錢？——家具冬衣都已轉變為象徵，更何況是一幢房屋？買房子怎麼可能會沒就此落地生根，不再對故土心存幻想的激烈意義。¹²

未嘗或忘的反攻大陸、歸根故里，曾是多少外省軍人的幽微心事與集體情感。伴隨著從上校退役、專事寫作的人生轉折，這個自購屋是少小離家來台，轉眼已四十六歲的朱西甯，舉家離開眷村生活，¹³真正安家落戶的所在。

戴錦華談文學朱家：「除了他們自身勾勒出臺灣文學的脈絡之外，同時也是另外一個視點當中的臺灣史或者是冷戰史。他們以作品的方式負載著，但同時也以他們的家庭故事負載著、以他們的傳奇方式傳遞著一個歷史故事。」¹⁴洵然，無論以半世紀的全球冷戰結構或兩岸當代離散史為座標，對《願未央》主角——尤其是影片側重的小說家朱西甯的生命史探究，借重紀錄片、相關史料及隨拍攝過程塵封出土，繼而完整披露出版的日記、情書等，實乃「重識文學朱家」的契機。作為臺灣最受矚目的文學家族之一，從生平研究的視角，本文想探究的是：所謂的「文學朱家」究竟是怎麼開始的？

囿於片長、剪輯作業的取捨等，較之小說家豐富的一生與作品，「影像所能展示

¹² 謝材俊（唐諾）：〈返鄉之路〉，《聯合文學》第 221 期（2003 年 3 月），頁 10-19。

¹³ 解甲以前，二十餘載的軍職生活，一家人輾轉住過高雄「黃埔新村」、桃園「僑愛新村」及台北「婦聯一村」、「內湖一村」。

¹⁴ 戴錦華於 2018 年 10 月 29 日朱西甯作品北京首發式上的發言。〈朱西甯先生小說經典首次在大陸出版〉，「理想國·微文庫」網站，2018 年 10 月 31 日，網址：https://www.gushiciku.cn/dc_tw/109389193



所能承載的，太少太少」，¹⁵冰山一角下，多有歷史汪洋及生命暗流；影像敘事呈現的有限篇幅中，也有輕輕帶過，但有待深掘的部分。當然，筆者無意也無法窮究其畢生經歷，而是以《願未央》為核心，取徑影像內外的文本，以「家」為論述軸線，透過第一代跨海作家朱西甯的追跡考索——從家世、離家、成家歷程——及其所含涉的戰亂、流離、聚首和鄉關的辯證，深描其時代故事與作家身影。

二、成長經歷與離家之路

(一) 從臨朐到宿遷：父輩身世

朱西甯，本名朱青海，祖籍山東臨朐，出生、成長於江蘇宿遷。

其祖父為前清讀書人，因緣際會接受基督信仰，¹⁶後來成為傳道士，¹⁷常援用孔孟學說來詮釋基督教義，意欲使西方宗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生活方式相容而不背離；¹⁸甚而講述《聖經》時每將之轉化為中國傳奇歷史掌故或當地風土人情故事，冀能讓諸多完全不識字，也未受過現代知識教育的農民領略並接受此信仰，¹⁹但很快被教會的原教旨派視為異端；尤因其重祭祖，招致「拜偶像」的投訴。²⁰肇因此宗教

¹⁵ 朱天文：〈致父親母親和他們的一代〉，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255。

¹⁶ 「（一百多年前）我父親的爺爺原是山東臨朐人，先在德國人的家裡當長工，因為很靈巧，後來成為管家，跟著德國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朱天心：〈我們不說，這一頁的歷史就要翻過去了〉，「理想國·微文庫」網站，2018 年 12 月 1 日，網址：https://www.gushiciku.cn/dc_tw/109679495。2018 年，理想國·九州出版社出版朱西甯小說集《鐵漿》、《旱魃》，該文為朱天心 2018 年 10 月 29 日在北京鼓樓西劇場發布會上的致詞。

¹⁷ 除了朱西甯的祖父是傳道人，叔父朱寶惠任教金陵神學院，《聖經》「一九三六年朱譯本」，即是其依據新約原文希臘文（舊約希伯來文）校譯而成，公認為善本。朱天文：〈記胡蘭成八書·獄中之書〉，《黃金盟誓之書》（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 2 月），頁 158。

¹⁸ 馮季眉：〈悲劇是尋求希望的啟始力量：專訪小說家朱西甯先生〉，《文訊》第 117 期（1995 年 7 月），頁 77-78。

¹⁹ 朱天心：〈我們不說，這一頁的歷史就要翻過去了〉，「理想國·微文庫」網站，2018 年 12 月 1 日，網址：https://www.gushiciku.cn/dc_tw/109679495。

²⁰ 朱天文：〈《願未央》腳本大綱與背景〉，《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18 卷第 6 期（2022 年 2 月），頁 91。



傾軋、驅逐，遂與妻攜二子離鄉，一路漂泊至江蘇宿遷。

對於這段移徙經歷，朱天文曾有生動描述：

百年前，父親的爺爺從臨朐出發，帶著妻兒出去討生活，也不曉得要去哪裡，就向南去吧。一直走到宿遷。有一天在井邊打水，一個地主看到這壯漢（朱西甯父），打的第一盆水是給他父親洗乾淨，還為他準備飲水。能吃苦，又本分，就留他們下來當長工。從此朱家才在宿遷落腳。²¹

在此地定居後，朱西甯的父親朱寶善洞察機宜、靈巧營生：

先後在城西開設牧場，進口荷蘭乳牛，專門供應牛奶，也曾挖掘地窖並以熾火將四壁旱土燒得近陶瓷質地，冬季從古黃河取來的冰磚存放其中，敷以麥草及破舊的棉襖保持低溫，入夏後即可製霜淇淋冰荷蘭水應市了。²²

這段敘述與《願未央》中表哥劉廣平、堂哥朱慶明的家族記憶如出一轍，尤其是赤手空拳開設牧場，使得前所未有的「朱家牛奶行」聞名當地，小縣城的牛奶僅此一家供應，奠立家業。

時值五四、北伐風潮，身為長子的朱寶善每日照管牧場，晨起打發送牛奶，一如勤耕善作的農民。且其思想先進開明，允讓子女外出讀書、自由戀愛結婚，在當時的蘇北小縣城是少有的「新式」。么子朱西甯與手足年齡相距較多，²³出生時，眾兄弟多已在外地，或參加北伐剿匪，或讀書受教育，或成家工作。例如長兄抗戰期

²¹ 鄧郁：〈朱西甯 用語言尋找和創造故鄉〉，《南方人物周刊》第 578 期（2018 年 12 月），<https://www.nfpeople.com/article/8925>。朱天文應是透過朱西甯《華太平家傳》推知這段祖上軼事。

²² 朱天衣：〈今天的故土，已非父親當年筆下模樣〉，《大家》（2018 年 11 月 7 日），<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e29dab8bc20249ccbcb53>

²³ 上有二個哥哥、八個姐姐，朱西甯排行第十一，是已抱孫的母親年逾四十才產下的么兒，與長兄相差二十二歲。朱天文：〈我夢海棠〉，《淡江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7 月二版），頁 168。



間組織過游擊隊，往後在縣城裡辦獨家報紙；²⁴六姊嫁到南京，朱西甯輾轉至此唸書時便寄讀她家。²⁵

除了西化的基督教家庭氛圍，也因兄姊在外就學，常買回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朱西甯最早的課外閱讀便是這些書，早先著迷章衣萍、葉靈鳳，閱其西式愛情小說，後受老舍小說啟發觀念，除了語言的鮮活有味，亦知題材在愛情以外天地如是廣大。²⁶這是民國三十年代小說對少年朱西甯的滋養，其中又以張愛玲的影響尤鉅。

(二) 離亂時代的文學啟蒙

1937 年 7 月，抗日戰爭爆發。1941 年，朱西甯小學畢業後，師範學校出身，二十開外就從宿遷老家嫁到南京的六姐朱秀娟把「當時躲戰亂成了鄉下野孩子的他」帶往南京，²⁷就讀震旦中學（現南京九中）。然當戰爭越演越烈之際，朱西甯成為流亡學生，為躲烽火，輾轉於蘇北、魯南、皖東等地流竄、遷徙。

朱西甯曾憶述 1943 年中學時期生活與文學因緣：

²⁴ 再往後，「大伯母與大伯父相識於北伐途中，隨軍隊一路打到北方，兩人便留在山東老家成婚了。」

朱天文：〈我夢海棠〉，《淡江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7 月二版），頁 170。

²⁵ 朱天文：〈我夢海棠〉，《淡江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7 月二版），頁 169。

²⁶ 馮季眉：〈悲劇是尋求希望的啟始力量：專訪小說家朱西甯先生〉，《文訊》第 117 期（1995 年 7 月），頁 78。

²⁷ 「當時大他九歲的六姐已經在南京受過教育，在中學教書，有一年回宿遷看到家裡最聰明的么弟整天在山裡跟放羊的孩子一起玩，儘管很開心，但覺得很可惜，徵得爺爺同意後，就把他帶去南京受教育。」朱天心：〈我們不說，這一頁的歷史就要翻過去了〉，「理想國·微文庫」網站，2018 年 12 月 1 日，網址：https://www.gushiciku.cn/dc_tw/109679495。「西甯常說要不是六姊回娘家，把當時躲戰亂成了鄉下野孩子的他帶往南京唸書，恐怕就沒有後來的他了。」劉慕沙：〈朱西甯背後的風景〉，《聯合報》副刊（2004 年 12 月 13-14 日）。朱秀娟與朱西甯感情深厚，1949 年一別，直到 1987 年 2 月，睽違四十載的姊弟方得以在香港重逢，恍如隔世。朱秀娟不到四十歲就喪偶，在同她一樣迷張愛玲、任職銀行、終身未嫁的小姑協助下，把五個兒子拉拔長大，其次子即《願未央》中朱天文的表哥劉廣平。



我那時候正在隸屬於揚子江下游游擊總指揮部的中學讀書，生活是苦得要命……（不久）校方宣佈新四軍傾巢來犯，學校不得不暫告解散……。

在日軍佔領的縣城裏，叫做「新中央」的第二方面軍總司令部，受命游擊總指揮部，接待和保護我們疏散的學生。……不敢出營門一步，……我們就從早到晚盤桓在樹蔭下，有一搭沒一搭的唸唸《國民英語》，大部份時間是看《新聞報》、《中報》、《平報》副刊，對路易士（按：紀弦）的詩很有好感，還有《歌浦新潮》連載小說。

……

那時上海正流行著一種二十開本的方型文藝刊物，《萬象》、《春秋》……。

而就在這時，我結識了令人一下子就著魔起來的張愛玲。²⁸

未久，鄉下一直糜爛地打著仗，學校復課無望，暑假開始時，朱西甯投奔回六姐家，並將張愛玲小說介紹給她，打那以後，姐弟倆成了一對徹底的張迷。

1943年秋後，負笈皖東地區的小後方，憑著「相當程度」（即「同等學力」）考試，跳級到七聯中的高中部，²⁹生活依然清苦。唯與六姐透過郵信共享、交流張愛玲新作不輟，一直持續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而這段文學因緣對少年最重要的啟蒙是：

²⁸ 朱西甯：〈「一朝風雲」二十八年：記啟蒙我和提升我的張愛玲〉，《中國時報》副刊（1971年5月30日）。

²⁹ 何謂「聯中」？同樣經歷過大陸抗戰與內戰「流亡學生」時期的痲弦曾解釋：「對日抗戰時期，教育部長陳立夫推行一個政策，國家雖然在作戰，但孩子們的功課不能耽擱，於是有了『流亡學生』計畫。比如這個縣淪陷了，就把淪陷區的中學搬到那些沒有丟掉的縣份，組織成一個學校，稱為『聯中』，繼續上課。」國共內戰時期，國民政府還想沿用抗戰時的經驗，讓學生的教育不要中斷，遂形成「共產黨軍隊來了，國民黨軍隊撤退了，這些聯中的師生就跟著軍隊一起撤退，到國統區復課。」痲弦口述，辛上邪記錄：《痲弦回憶錄》（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22年2月），頁91。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努力理解的一種慾望，終至使我發現生命中奧秘的「感情」，特別是對於藝術的愛好者和創作者，何等珍貴的情感。

……

我開始戰慄如一個新兵，拿起了我的筆。³⁰

1947 年，21 歲的朱西甯在南京《中央日報》發表其首航作短篇小說〈洋化〉。十數年過去，他數度接獲張愛玲的希罕回信，如《願未央》中由女兒所誦讀的信件：

多年前收到您一封信，所說的背包裡帶著我的書的話，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在流徙中常引以自慰。³¹

話中本事即指感性的文學知音少年朱西甯於遍地烽火中，背包裡帶的唯一一本書，即是用半工半讀所得三分之一月薪購得的張愛玲《傳奇》，猶如不能失守的精神定錨。1968 年 10 月，張愛玲贈書當年 7 月皇冠出版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扉頁題字：「給西甯——在我心目中永遠是沈從文最好的故事裡的小兵」，³²走過戎馬倥傯歲月，朱西甯時年 42 歲，已是臺灣國防部上校。饒富深意的是：張愛玲一則突出「小兵」身份，而這指稱又躋身沈從文的故事行伍中，³³復折射出朱西甯的文學繼承與養份，無論是故事性，抑或比地方色彩更深層的鄉土氣息或民族性，他「從來就不

³⁰ 朱西甯：〈「一朝風雲」二十八年：記啟蒙我和提升我的張愛玲〉，《中國時報》副刊（1971 年 5 月 30 日）。

³¹ 1967 年 7 月 28 日，張愛玲致朱西甯親筆信。朱天文：〈記胡蘭成八書·獄中之書〉，《黃金盟誓之書》（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 2 月），頁 157。

³² 朱天文：〈記胡蘭成八書·獄中之書〉，《黃金盟誓之書》（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 2 月），頁 157。

³³ 論者的卓見：「張不愧慧眼獨具。她提到沈從文及其小兵故事，不啻將朱西甯的境界陡然放寬。沈從文十四歲至十九歲隨軍閥隊伍轉戰相西。他雖然在離開軍隊後，才致力寫作，但六年的行伍經驗始終是他作品的重要母題。」王德威：〈畫夢紀——朱西甯的小說藝術與歷史意識〉，《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 11 月），頁 88。



是素人式的小說書寫者，他的文學自覺和文學教養源於『五四』和三〇年代。³⁴

(三) 1949 渡台：棄學從戎的青年小說家

戰後，1946 年，南京第五中學畢業。1947 年，就讀杭州藝專，社會上動亂未歇。1949 年，二十三歲的朱西甯棄學從戎。

在這個兩岸當代史的轉捩點，從軍渡台的故事何其多？走投無路者有之，隨時局飄盪者有之，甚至還有無端被拉伕來台者。

那麼，走過「流亡學生」歲月，朱西甯何以抉擇投筆從戎？尤其，面對「國共隔江對峙之際，但凡有思想、有志氣、要鬧革命的青年，莫不北渡投共」之趨勢，³⁵為何做了逆反革命主潮的抉擇？³⁶

朱西甯嘗自道：

其實我的夢魘是大哥已被鎮壓（槍斃），父母也掃地出門，流落江南。……而我投考陸軍官校為入伍生，寧是我頗具前瞻性的夢想，能夠具體說出口來的是衝著抗日英雄且身體力行「軍隊國家化」的大軍事家孫立人將軍，而憑之以為倚托。³⁷

³⁴ 謝材俊（唐諾）：〈返鄉之路〉，《聯合文學》第 221 期（2003 年 3 月），頁 10-19。

³⁵ 朱西甯：〈豈與夏蟲語冰？〉，陳建忠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朱西甯》（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 年 3 月），頁 118。

³⁶ 朱天心的質問，值得參照：「很長一段時間裡，幾次我忍住質疑父親，為什麼會隨國府來台？因為在我看來，彼時絕大部分優秀的作家（尤其我喜歡的錢鍾書、沈從文、老舍）全都選擇留下，即使不為了共產黨，也為了它背後所代表三〇年代以降社會主義熱血青年追求的公平正義人道關懷等等……，我父親，為何如如此的政治不正確？」朱天心：〈《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聯合報》副刊（1999 年 4 月 23 日）。

³⁷ 朱西甯：〈豈與夏蟲語冰？〉，陳建忠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朱西甯》（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 年 3 月），頁 118。



抗戰期間曾組織游擊隊，北伐前在縣城裡以國民黨員身分辦報的朱家長兄，爾後遭到嚴厲清算，雙親的流離、家庭的破碎是國共勢力消長與鬥爭下的一頁縮影。而朱西甯認同孫立人（1900-1990）麾下「只屬於國家」的軍隊特殊性，加以對孫將軍的仰慕，形塑其對「新軍」的嚮往。即如朱天文所言：「北伐時的革命軍是有光輝的，不是我們認識的後來那個腐化的國民黨」，尤其「孫立人這位名將是西點軍校出身，七年新軍，有別於黃埔軍校的系統」。³⁸箇中原委，還包括他對歷史局勢的盱衡與判斷，如《願未央》中由女兒朗讀的朱西甯「1949年日記」所揭示：

昨晚寫一長信給玉書、崇禧、維紳，申述我之參軍動機，希望他們別以習慣的眼光認為我是一個盲從的蠢漢，因為我並不想參加內戰死在自家弟兄的彈下，而是眼看著另一關乎民族存亡問題的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怕不容易躲避掉這一股洪流的漩窩。³⁹

這是少年的大局觀，以後見之明觀之，第三次世界大戰並未發生，然置身歷史現場而尋謀可能出路，透露其投身社會變革的審時度勢與大我承擔。特別是以「知識青年」身份、才能從軍，一如響應抗戰期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以肆應存亡變局，⁴⁰飽含一代有志青年的熱血與抱負。

歷史有其迷霧，楊照在《願未央》訪談中剖析道：抗日戰爭過程，最大破壞是對國民黨精神秩序的瓦解（包括「一二八事變」中，菁英軍隊損失耗盡），此際對朱

³⁸ 鄧郁：〈朱西甯 用語言尋找和創造故鄉〉，《南方人物周刊》第 578 期（2018 年 12 月），<https://www.nfpeople.com/article/8925>

³⁹ 節錄自四月十三日日記，當時朱西甯已參加過三月十八日新軍招募口試，赴台心意已決。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59-60。

⁴⁰ 如當時同樣因孫立人「新軍」招募而來台的痲弦所言：「從前軍中多是文盲、農民，鮮有知識青年。……老蔣號召，發動全國知識青年從軍——說我們要加強武力，要有能力操作現代武器，鼓勵知識青年從軍。那個時候有句標語『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運動波瀾壯闊，帶動了大量知識青年從軍。」痲弦口述，辛上邪記錄：《痲弦回憶錄》（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22 年 2 月），頁 107。



西甯而言，孫立人作為仍可相信的國民黨，面對其一手策劃的新制練兵招募，唯有奔赴一途。朱天文以基督教願心喻之，「那是孫將軍召喚他，他回應感召」。⁴¹

《願未央》中，除了重訪朱西甯當時應徵入伍的南京勵志社，也重現了 1949 年由兼司令官孫立人署銜的招募海報，標題是兩行套紅的大字「臺灣陸軍訓練司令部招考知識青年／有血性肯吃苦的青年請快參加新軍！」，簡章內容舉要包括：

宗旨：為培育基層優秀幹部

受訓期限：暫定二年（受訓時依程度分別編組）

受訓地點：臺灣

優待辦法部分，明列「在營優待」包含：

一：在入伍期間，一律以上等兵待遇。入營時，由本部發給服裝、書籍及日用必需品。

……

四：受訓成績優良者，得送陸軍軍官學校（臺灣）深造。畢業後按成績授予常備軍官資格並以（准、少）尉分發本部轄訓部隊任用。

當時同受這份招生告示吸引，而毅然投考的痲弦曾解讀此中細節：「統一訓練，結業以後還有少尉任用等等優惠」、「這裡是招生處，不是招兵處，是招我們去上學的」，⁴²除了理念，似能看重知識青年的實惠條件，也使該訓練班充滿誘因。

回到時代現場，朱西甯親受眼見的社會景況，亦是推波助瀾之因。如其 1949

⁴¹ 朱天文：〈致父親母親和他們的一代〉，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252。

⁴² 痲弦口述，辛上邪記錄：《痲弦回憶錄》（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22 年 2 月），頁 108。



年四月四日的日記，即記錄下在極端困窘中仍盡其所有幫助自己的「八姐」處境，對比其所目睹上海的窮奢極欲，「更增添我的一種忿然的感觸」。⁴³

除了「這十里洋場令人憎惡的東方大都會」，⁴⁴寄居六姊家的南京新街口附近巍然矗立的新型大商場，亦儼然成為紙醉金迷的象徵，「其氣派奢華迹近威嚇，走在其中令人覺得寒儉和渺小無力。」⁴⁵對於貧富差距的感知、國事時局的憂憤，直如《願未央》中朱天文的表哥劉廣平所指：小舅的爺爺傳道從山東到江蘇，傳福音解救貧困落後，積極投入社會變革，這是朱家身教。然而他也歎道，一代青年也是時代的犧牲品，一如楊照所言：「朱老師的悲劇就是他是個有信念的人」。

《願未央》中，女兒朗讀了父親新軍口試／入學考試的三月十八日日記，詳載當天測試包含英文閱讀與翻譯；科學知識如牛頓定律、歐姆定律等，知識內容外的暢談，更使其激動：

傅氏（按：負責南京地區招生的傅孔道營長）對我特別賞識，更給我帶來新的希望，我也有了新的覺悟，如果一切不使我失望能照語言兌現的話，我決將身體與靈魂全副獻於國家與社會。⁴⁶

家國情懷，溢於言表。但於同一篇與隔天的日記中，在激昂決志之外，字裡行間也悄然揭露其心事：

除掉年老雙親使我難捨而外，更因將決定與鳳子絕緣，則更引為痛事！⁴⁷

臺灣之行，無疑的我同她今生再無相聚希望了。⁴⁸

⁴³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45。

⁴⁴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73。

⁴⁵ 朱天心：〈《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聯合報》副刊（1999 年 4 月 23 日）。

⁴⁶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16。

⁴⁷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16。



年邁雙親之外，與南京的劉玉蘭（小名鳳子）用情至深但尚未論婚嫁的戀情，亦是朱西甯從戎抉擇中萬分難捨之事。為了這段情，他還寫過一部五萬字的小說《傾國之戀》（題名脫胎自張愛玲《傾城之戀》）。

少年階段從抗戰游擊區到安徽小後方，備嘗流亡學校苦日子的朱西甯，「不可置信的，穿上軍裝，揹起背包，做起上等兵。最艱苦的捱餓的日子都已受過，除了戰死，已經沒有甚麼可以使我中止受苦的好運」。⁴⁹

離台前夕，朱西甯於日記中慨然寫下：

明天走了，要幾時才能回？不敢說，一切託付上帝，唯願大家仍有重聚機會，最好再聚時，一個不少，不過人的願望，也許並不是神的願望。⁵⁰

一語成讖，父親朱寶善，他懷鄉的象徵，日後餓死在大饑荒的艱難時日；⁵¹而母親從階梯三階下來擦著眼淚的送別身影（《願未央》中朱天文的轉述），成為人子永久的痛悔與思念。⁵²1949年一別，直到1987年在香港，才有機會與親人六姊重見，「不管是任何的心情，他們都不會知道，包括蔣介石自己，從此便是四十年再也回不了家鄉」。⁵³

⁴⁸ 朱西甯：《1949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3月），頁19。

⁴⁹ 朱西甯：〈「一朝風雲」二十八年：記啟蒙我和提升我的張愛玲〉，《中國時報》副刊（1971年5月31日）。

⁵⁰ 節錄自三月廿六日日記。朱西甯：《1949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3月），頁31。

⁵¹ 謝材俊（唐諾）：〈返鄉之路〉，《聯合文學》第221期（2003年3月），頁10-19。

⁵² 作家曾自道：「也是到得最近，才輾轉自我六姊跟前獲悉，原來我這不肖已於1961年4月20日失怙，1968年10月8日失恃，如今做得十九年的孤子，十二年的哀子，不獨未得奉終服孝，便知情也都不知，為人子者的大不孝無過於此，寧不痛煞、愧煞！」朱西甯：〈母親那一代的母親〉，《聯合報》副刊（1980年3月27日）。敘述中透露兩岸長期隔絕下，生死睽違的時間差，連帶人子深深的遺憾，這無疑是1949年渡台一代普遍流離之寫照。

⁵³ 朱天心：〈我們不說，這一頁的歷史就要翻過去了〉，「理想國·微文庫」網站，2018年12月1日，網址：https://www.gushiciku.cn/dc_tw/109679495



歷史變幻莫測，1949 年 4 月 24 日抵台首日即見端倪。原以為兩三年便可還鄉投入反共抗俄的戰場，不想在基隆港登島南下的車程中，便得知共軍渡過長江，攻進南京，江山易幟，風雲變色。《願未央》中由朱天心朗讀父親當日日記，影像畫面搭配《中央日報》頭版：

一個多麼令人驚訝與神傷的悽人消息：車經台北，有同學下車買了份報紙，第一個首要的大標題：「國軍主動撤離首都，重回革命陣線繼續奮鬥」，是廿三號撤退的，……傳吳貽芳（金女大校長）等已出（面）組織人民維持會，等待中共入城。⁵⁴

想到父母等這個時候的苦惱與不安，真令人憂鬱沉痛！誰又料到時局會轉變得這麼快，至今隔海天涯，怎不叫人不勝苦楚，今後的相聚，實在已不敢再去想了，尤其消息的長期隔絕，更增添相互間的掛慮焦灼，真是我心頭上一個大大的鬱結與創傷。⁵⁵

隔著海峽，南京失守，對親人的操心掛念、自身前途的難測惶惑，與鳳子已然成定局的訣別，均是難以承受之重。新環境正待適應、報國理想還未伸張，「至此刻，二十三歲朱西甯的時間被撥動了一小格，無論是往前或往後，那個青年已經不會再待在原本的位置上了，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間。」⁵⁶現實是：抗戰結束，國軍消沉之際，中共藉蘇維埃俄國之助，乘勢而起。四年之內，國共勢力快速消長。1949 年 12 月，引退的蔣中正更不得不撤出大陸，自成都逕飛臺灣，永遠離開他統領二十一年的中國大陸。

（四）早期軍旅生活：從旭町營房到陸軍官校

1949 年 4 月 24 日，抵達基隆港後，隔日旋即入駐訓練基地臺南旭町營房（今

⁵⁴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79-80。

⁵⁵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80。

⁵⁶ 蔡俊傑：〈慢時間〉，《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18 卷第 6 期（2022 年 2 月），頁 6。



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⁵⁷從4月25日至9月20日，接受近5個月的「入伍生總隊」訓練，屬於軍校的預備生。⁵⁸「入伍生總隊」徵集大陸上流亡的知識青年，這些人受過風浪、吃過苦頭，又讀過書，接受訓練的能力與意願均高。⁵⁹

入伍即以上等兵待遇，然實際遭遇，多事與願違。

例如招募海報強調「受訓時依程度分別編組」，事實卻是不加甄別地「把我們同小流氓、不識丁的老粗混在一起拖」。⁶⁰再如當初開立的條件之一：「入營時，由本部發給服裝、書籍及日用必需品」，看似基本的供給，首先就食了言，「山窮水盡了，什麼也沒發一樣」，⁶¹所謂「新軍」，竟如《願未央》中展示的照片：入伍生日常操課，赤膊赤腳、紅短褲、戴斗笠是鮮明形象。住宿方面，痲弦曾憶及：「我們住在大營房裡，睡的是大通鋪，一格至少睡一個班八九個人，一間房子裡睡兩百多人。不管是冬天或夏天，木板床上永遠鋪一張大草席，然後一班一頂大蚊帳。」⁶²

觀諸朱西甯日記，拮据、壓抑、營養不良……，歷歷在目的軍中克難生活，透露出當時孫立人在台訓練新軍財政匱乏、經費短缺的窘境。且暫不論財枯力疲的國軍現實，或嚴格、艱辛而枯燥的入伍教育，令朱西甯最感不適者，當是與對新軍願

⁵⁷ 「日本人於一九一二年蓋的旭町營房，旭字，跟太陽旗有關，後改名為『光復營區』，營房是日本人當年的建築，如今已經歸為成功大學的部分校舍了，被稱為『光復校區』。」痲弦口述，辛上邪記錄：《痲弦回憶錄》（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22年2月），頁127。

⁵⁸ 「來了之後，程度高的可以進入『入伍生總隊』，算是軍校的預備生」，然而，「誰知道去了之後就當了兵，沒再提訓練班的事兒，卻也沒人敢問。」痲弦口述，辛上邪記錄：《痲弦回憶錄》（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22年2月），頁108、123。

⁵⁹ 朱宏源：〈臺灣新軍的搖籃：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950）〉，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年11月），頁451。

⁶⁰ 節錄自5月2日日記。朱西甯：《1949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3月），頁94。

⁶¹ 節錄自5月2日日記。朱西甯：《1949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3月），頁94。

⁶² 痲弦口述，辛上邪記錄：《痲弦回憶錄》（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22年2月），頁127。



景的憧憬呈強烈對比的深度失望，試看其 4 月 30 日日記：

來台南市已轉眼一周，我很少快樂過，固然南京撤離是使我不快的原因之一，另外很令我失望的是來台以後，所見各種事實，與我昔日的理想相去太遠，遭受著諸般的哄騙與不實，怎不叫我心灰意喪。⁶³

這不單是入伍初期對環境、現象不適的反映，類似的感觸竟佔整本「1949 年日記」頗大篇幅，成為核心思感基調。例如 5 月 2 日至 5 月 5 日的日記，控訴當局招生期間用來號召知識青年卻絕難兌現的優越條件，如今看來成了不折不扣的欺詐哄騙；而呆滯訓練徒然浪費時間，「天天立正稍息，我們學不到我們要學的」、「我為一天天的時光的被無謂所剝奪而痛惜」。此外，軍隊作風的腐迂黑暗、非人道，「無理的施行著他們的單行法規，好人無故的受罰」。凡此種種，無不導致眾意叛離，「使大家不獨一點報國的意志都沒有，而且怨氣沸騰」。⁶⁴

參諸顧祝同 1949 年 7 月 17 日致孫立人函，逕指臺南入伍生總隊「內部情形複雜，且因招考時係學生名義，現則士兵待遇，致不滿現狀心理極為普遍」⁶⁵，可知朱西甯筆下滿紙抗害、粉碎、剝奪、失望、痛心等語，無不真切反映了集體情緒，其激烈處：

已往的憧憬成了夢幻泡影，我的命運的孤注，成就了那惡者的騙局。⁶⁶

瞧著一張張困頓焦黃的瘦臉，我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近於死亡的迫害與威脅。⁶⁷

⁶³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91。

⁶⁴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93-100。

⁶⁵ 朱法源：〈臺灣新軍的搖籃：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950）〉，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年 11 月），頁 459。

⁶⁶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96。

⁶⁷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100。



期待落空、前景黯淡，如是控訴，讀之令人揪心。然而，在這諸般辛酸言中，小說家奮然寫作的意志，悄然現蹤，如其4月30日、5月15日日記分別記下：

我決意從新以全副精力寫傍門之戀。⁶⁸

我繼續的寫『傍門之戀』，已完成了萬餘字。⁶⁹

訓練嚴苛、時間絕難自主的情況下，以與鳳子的愛戀為題材的小說，成為朱西甯的精神倚託與寫作實踐之一。⁷⁰體察軍中人事以蒐集素材、構思謀篇，或在腦裡草稿著小說，或於夜間就寢時間勉力書寫，或與同樣愛好文藝的同袍契知相談，⁷¹構成日後文學史所謂「軍中作家」寫作的起點。除了第一人稱的當事人視角，試看軍中結拜兄弟之一繆綸印象中的入伍生總隊與小兵朱西甯：

已故名作家朱西寧與我同屬一個排，西寧本來就是瘦弱型的文人，哪裡經歷過這種近乎野蠻的生活？在操場上西寧常常成為班長揶揄的對象：「朱○○！你的胸脯到哪裡去了！還不給我挺出來！」說著說著拳頭就擂到胸脯上。西寧了不起就在這裡，他能咬牙忍受，從來沒有退意。而且在這樣艱苦的生活環境裡，他居然能利用一點點零星時間，特別是夜晚熄燈之後，大寢室一盞五燭光的微弱光線下，完成他到台灣以後第一部長篇小說「傍門之戀」。後來他的文才與畫筆，漸漸被連上長官發現，才開始對他有一些操課上的優待，

⁶⁸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92。

⁶⁹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110。

⁷⁰ 此外，暢想未來，也是朱西甯寄託懷抱以抵禦艱難現實的方式之一，入伍生同儕繆綸曾憶述：「如果將來他能回到大陸，他最想做的是，便是到青海開墾，建立一座牧場，在『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西北大草原上結婚成家，再繼續他的寫作生涯」，「西寧為這個理想，還曾經寫過一個虛構的小說《未來日記》，描述我們幾個在西北開墾牧場的日常種種，充滿了奮鬥的毅力，也充滿了友情的溫馨。」繆綸：《遙遠的鄉愁·星期假日》，<https://mypaper.m.pchome.com.tw/19490420/post/1241155868>

⁷¹ 如 5 月 8 日的日記：「（幾天晚上以來），親仁、定華同我，三個人總是談論著文藝上的問題，我們三個人竟成了文藝上的契友了，而且我們都開始寫作」，「在對於藝術不通情理的軍營中，我們的相契、投機與探討是相當愉快的。」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103。



直到他考取了第四軍官訓練班繪圖員，才真正脫離入伍教育的苦海。⁷²

1949 年 10 月，自臺南遷營至高雄鳳山，隸屬於陸軍官校「第四軍官訓練班」。該訓練班，即 1950 年 10 月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在鳳山復校之前身，⁷³這所在臺灣「重建」的陸軍官校，班主任即以代理陸軍副總司令名義，專任陸軍訓練司令的陸軍中將孫立人，其旨除了整訓行伍軍官之外，更在培育新式軍官。⁷⁴

1950 年，朱西甯從上等兵升任為少尉繪圖官，「只要下了班，回到我自己的寢室，我的工作便緊張了，寫作！讀書！」⁷⁵如此鄭重其事，從《傍門之戀》、《未來日記》、《傾國傾城》、《大火炬的愛》一路寫來，⁷⁶將張愛玲《傳奇》——兵馬倥傯中不容丟失的文學——視作珍寶的朱西甯，也將迎來自己的「傳奇」。

三、「Eme 有一個阿兵哥的朋友」：文學伴侶的成家故事

(一)「非情書」與文學情緣

⁷² 繆綸：《遙遠的鄉愁·遷駐鳳山》<https://mypaper.m.pchome.com.tw/19490420/post/1241920446>《遙遠的鄉愁》係繆綸 2004 年發表於 PChome 個人新聞台的系列追憶文章，對「入伍生總隊」生活有翔實描述，其精簡版可見於吳貞正訪談記述：〈訪談·繆綸先生〉，吳貞正主編：《群英憶往：陸軍官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入伍生總隊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譯處，2011 年 3 月），頁 371-384。

⁷³ 1947 年，國共局勢開始逆轉，蔣中正為了大量訓練行伍軍官，以備不時之需，決定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並於北平、西安、瀋陽、臺灣、迪化、漢口、徐州，依次設立第一、二、三、四、五、六、七軍官訓練班。朱宏源：〈臺灣新軍的搖籃：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950）〉，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年 11 月），頁 439。

⁷⁴ 朱宏源：〈臺灣新軍的搖籃：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950）〉，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 年 11 月），頁 438、443。

⁷⁵ 朱西甯、劉慕沙：《非情書》（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171。

⁷⁶ 僅有短篇小說集《大火炬的愛》於 1952 年 6 月正式出版並獲孫立人高度賞識。此外，目前可見《傾國傾城》第一部一至三章，皆為初稿，寫作時間為 1951 年至 1954 年，為《華太平家傳》的雛型。第一章〈潮流〉亦為《華太平家傳》書名的前身。手稿文物由朱天文捐贈給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李瑞騰編：《文無盡藏：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精選集（一）》（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0 年 10 月），頁 19。



情牽一生的朱西甯與劉慕沙，一開始相識是誤打誤撞。

起因於《中央日報》1953年1月一則全省軟式網球賽報導，斗大標題寫著「劉惠美（按：劉慕沙本名）劉玉蘭獲中女組冠軍」，主角是新竹女中兩位高中生。其中，「劉玉蘭」與朱西甯昔日南京戀人同名同姓、年紀相仿且均好網球，故疑心思忖是否伊人何時何故也到了臺灣？遂冒險去信，託報社轉交。學校導師將這封求證信如實交付，高中女生見此娟秀字跡誠懇交代過往，不知如何回覆的臺灣劉玉蘭，便就商於正讀高二的搭檔劉慕沙草擬回函底稿，再由她謄寫具名寄出。

幾經信件往返和畢業，後來芳心另有所屬的劉玉蘭無意再回，但其時見過兩次面、分處高雄和苗栗的朱西甯和劉慕沙，反倒志趣相投地熱絡通起信來，一封封暢談生活、信仰與彼此熱衷之音樂、文學，有時圖文並茂，畫音符、繪貓咪，兩人的暱稱時而艾靡（惠美 Eme）與保羅，或小朋友與大朋友……意趣橫生，既是「情書」，也是「勵志信」。

且看《願未央》中由朱天心所朗讀，1954年7月7日朱西甯致劉慕沙的第一封信片段：

一切的事業都不怕平凡，唯有文學，不能平凡。因為文學不是換取生活的工具，文學不是換兩盒便當吃吃，混飽了肚子就算了的，文學乃是延長生命的永恆的靈魂之寄託。就以我這個最可憐的起碼作家來說，廿七歲在整個宇宙的生命中該是多麼短促的一剎那，可是即或現在我就死了，也不足畏了，我已留下了卅萬字的作品，至少在百年後、千年後，我的靈魂的聲音仍還會在千萬個讀者的心靈上震顫。……面對著這樣的莊重尊嚴的事業，我們文藝工作者的態度怎能不莊重嚴肅？⁷⁷

⁷⁷ 朱西甯、劉慕沙：《非情書》（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3月），頁15。



視「文學」為非關現實溫飽、不堪平庸的莊嚴志業，其恆久之共鳴與影響力，超越時空與個體之侷限，思接千載，以有形作品傳遞無形價值於世世代代。平心而言，這番話無甚高論，然情真意切，青年寫作者的理想情懷，躍然紙上。

再者，信中所言，乃在女兒們的此刻視角與反芻中，煥發獨特意義。

紀錄片拍攝時，身為小說家同業且卓然有成的朱家姊妹，年齡均過花甲，信中少年洵為女兒「最後認識的父親」，⁷⁸據此反觀自身寫作覺識與歷程，益發見出父母當年看待文學行當的虔敬態度，及絕不容看輕的堅心恆毅，「比我們都更有自覺跟意識」。⁷⁹

劉慕沙多年後亦慨然解讀其義：「文學使我們的生命擴大和恆久，我們一定要自始至終此志不渝的付出我們的信心才成。」⁸⁰在愛情的開端，這是以文學共負一軛的承諾，「他們像似護著火苗般護著心中對文學的信念，他們相信這會是一生彼此扶持守護最堅實的力量來源。」⁸¹

朱西甯的文學養成與軍中寫作概況，由前文所述可見一斑。而生長於日治「國語家庭」的劉慕沙，日文教育至小學四年級臺灣光復止，是新竹女中高材生，雖於第一屆大學聯招落榜，但透過嫻熟的日語對世界文學的持續閱讀，厚植其語言造詣

⁷⁸ 即如朱天心所言：「作為這位青年小說家的讀者、作為親人後輩，我讀時不免百感交集不知該如何看待這位『最後認識、小我四十歲』的我父親朱西甯。」朱天心：〈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8。朱天文亦言：「有史以來，他們永遠是你追趕、保持距離的親人，可是突然這麼真實、純真的一對年輕男女在你面前出現，那個感覺是很奇特的。」陳德倫：〈逆時代之流，以文學煉金——專訪朱天文×朱天心：「寫作是這個家最大的事」〉，《報導者》（2022 年 3 月 18 日）。

⁷⁹ 朱天文：「到了現在，我覺得他作為一個小說家，是比我們都更有自覺跟意識，對小說的開發跟語言的拓展，我們兩個大大不及。我覺得紀錄片是我對父親的懺悔錄。」錢欽青、袁世珮：〈朱西甯、劉慕沙與一屋子孤狼：朱天文、朱天心記錄文學朱家〉，《聯合報》（2022 年 3 月 28 日）。

⁸⁰ 劉慕沙：〈照見——為「朱西甯文學紀念展」〉，《聯合報》副刊（2001 年 3 月 16 日）。

⁸¹ 朱天衣：〈母親〉，《聯合報》副刊（2020 年 3 月 29 日）。



與文藝視野。年紀相差 9 歲的兩人，由此以文會友。其「文學夢」之深廣，除了藝術感性，更有改造社會之志，乃至帶有中原情愫：念茲在茲的願景包括將來如何前往大西北墾荒，而這也是劉慕沙筆名「慕沙」、「劉浪」之由來。不唯巧合，更有契知。朱西甯過世後，劉慕沙追憶當年決然投奔朱西甯的關鍵原因：「乃因西甯前後百把封厚厚的來信中所勾畫的願景，讓你不由不浪漫且悲壯的認為等著你攜手一起去開墾的，是一片包括文學生活在內的廣闊荒野。」⁸²

回首來時路，結識之初朱西甯 28 歲（來台第五年）、劉慕沙 19 歲。經兩年九個月，僅見面過四次，⁸³「有三次是趁網賽之便，加起來還不到二十四小時」，⁸⁴來去匆匆間，見面時且尚有友人、袍澤同行。其間，憑著魚雁往返，留下一百二十三封通信，合計近三十萬字。⁸⁵終於，兩人以莫大膽識行動實現真摯信諾。

（二）族群裂痕與家族黯影

1955 年 10 月 1 日，20 歲的劉慕沙毅然出奔至鳳山，翌年 3 月 17 日，與時年 30 歲的朱西甯在高雄地方法院公證結婚。

一是本地客家小鎮醫生女兒，一是世俗眼中一無所有的外省大兵。⁸⁶

劉慕沙的外公李金盛是實業家，曾與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到西伯利亞考察鐵路。父親劉肇芳 1931 年從日治時期台北醫專（現台大醫學院）畢業，

⁸² 劉慕沙：〈朱西甯背後的風景〉，《聯合報》副刊（2004 年 12 月 13-14 日）。

⁸³ 這四次見面分別是 1954 年 2 月 9 日於新竹、5 月 7 日於台南、10 月 24 日於新北投及 1955 年 4 月 18 日於鳳山陸軍官校。1954 年 7 月 7 日正式通信前，見過兩次面，通信期間又見過兩次。

⁸⁴ 朱天文：〈我們從這裡啟步〉，《幼獅文藝》第 819 期（2022 年 3 月），頁 26。

⁸⁵ 因劉慕沙處於嚴格家規下的秘密通信狀態，「父親啟筆動輒數千字，也因此書信累積到一個數量，母親無法藏匿，只好燒毀了一部分。」朱天衣：〈一切都從這裡開始〉，朱西甯、劉慕沙：《非情書》（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7。

⁸⁶ 以劉慕沙的話來說，「是個原籍山東的蘇北後生，還是個孑然一身的窮兵仔」。劉慕沙：〈出奔：寫於朱西甯逝世三週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1 年 4 月 17 日）。



結束校方規定的兩年義務診療工作之後，偕妻返鄉執壺。⁸⁷

身處當時，這段跨越族群、年齡的戀情實難見容於鄉下小鎮，所謂省籍與階級，皆為藩籬與考驗。

朱家好友，與劉慕沙有類似經歷（本省少女嫁給外省大兵）的作家季季憶述社會氛圍：「我們鄉下認為嫁給外省人只有幾種，一種就是家裡很窮，等於是賣給老兵」，還有一種「不但很窮而且到台北還是到什麼城市去做妓女的，最後也是嫁給老兵，總之會嫁給外省老兵的，都是家庭環境很不好的。」⁸⁸在「嫁給外省兵不如剝給豬吃」的年代，⁸⁹選嫁者多為與貧、娼相掛勾的經濟弱勢，外省大兵、老兵儼然屈居婚配市場之末流，這是社會上的刻板認知。

此輿論之見，也與戰後初期激化的省籍矛盾攸關。

即如周知，臺灣在 1945 年光復後短暫數年內，即遭逢一次動亂——1947 年二二八事變，與一人口大遷移——1949 年近百萬人在幾個月內移入臺灣。前者係接收臺灣不久的國民黨政府與在地臺灣人發生鎮壓衝突，後者涉及更廣大軍民間的摩擦——對新政府執政亂象的失望不滿、對所謂外省人尤其是軍隊的怨怒，尤其在 1950 年韓戰爆發後，全球冷戰局勢下遂行的「白色恐怖」，對解嚴前的社會影響深遠。特別是對切身政治受難遭遇餘悸猶存的劉家。

劉慕沙私奔離家出走的背景，朱天文的小舅劉家正（耶穌會神父，曾任輔仁大

⁸⁷ 何來美：〈4 面之緣 劉慕沙跟外省兵跑了〉，《聯合報》（2009 年 3 月 30 日）。

⁸⁸ 季季、朱天文訪談：〈宛若砲彈箱堅實穩固的情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18 卷第 6 期（2022 年 2 月），頁 97。此文由《願未央》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⁸⁹ 劉慕沙如是栩栩如生憶述在銅鑼家中所聽聞鄉人對話：「『聽說某某人的女兒跟了個阿山仔啦。』／『啐，啐，怎會這樣。我呀，要把女兒嫁給唐山仔，還不如剝碎了餵豬！』細妹子不止一次聽過如此這般的論斷。」劉慕沙：〈出奔：寫於朱西甯逝世三週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1 年 4 月 17 日）。



學副校長)在《願未央》中侃侃而談：

何況這對家庭的打擊是很大，何況是因為你大舅有白色恐怖的(遭遇)，阿公可以說是恨死外省人，本來阿公這方面是比較無所謂的。我記得阿公是非常地嚮往祖國的，比如他講說他醫專畢業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做隨船的船醫，他告訴我有一次經過，好像靠近青島的時候，他非常地興奮，說喔第一次見到祖國這樣的。然後你看光復以後，他本來掛的牌子是「富士醫院」嘛，他立刻改變成「重光診所」。而且我記得他有訂國語日報，聽廣播，他自己學國語，本來他是非常(嚮往祖國)，可是，是因為「那件事情」(朱天文：「大舅舅的事情」)，我感覺我們家的情況等於是臺灣整個社會，特別是族群裂痕的縮影。

言談中透露朱天文那經歷日治到光復的外公劉肇芳(1908-2004)，作為政權遞嬗下跨語的一代，舉凡孜孜矻矻重學「國語」欣然重回祖國懷抱；其認同卻也因長子的政治遭際而生發轉折，乃至滋長恨意，這是歷史遷變與執政者權力在他身上銘刻的真實印記。然在《願未央》中，「大舅舅的事情」卻僅是點到為止的線索，值得進一步探究。

這段屬於母系家族中的傷痕記憶，究竟詳情為何？

朱天文大舅劉家東(1933-1993)的白色恐怖經歷，如今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所建置的「國家檔案資訊網」中，相當完整地保留了相關資料。⁹⁰

揆諸1952年12月16日第一次決策資料(起訴書)，可知起訴機關為「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受裁判人劉家東時年僅20歲，還是位新竹中學學生。被控犯行是1949年接受叛徒思想訓練與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一次，觸犯懲治叛亂條例。

⁹⁰ 網址：<https://twjcd.b.tjc.gov.tw/Search/Detail/17140> (檢索日期：2022年5月20日)



到了 1953 年 2 月 7 日再度審理，明示判決結果為「交付感化」，刑期 3 年。被控犯行描述則更加詳盡：「對於閱讀《青年修養與意識鍛鍊》、《大眾哲學》等反動書刊，接受羅匪吉月之指點，均供認不諱。經查該劉家東閱讀反動書刊之時，年齡均未滿十八歲，意志薄弱，受人誘惑，情節尚非重大，惟其與匪徒接近，閱讀反動書刊，思想受有左傾毒素可知，均應交付感化」，所犯法條為檢肅匪諜條例。1953 年 5 月 27 日的終審裁判資料，維持二審判決。為《徐金生案》政治受難者中，⁹¹刑度較輕者。

這是政府檔案機構的「事實」，而在劉慕沙的晚年追憶中，其所見聞的事件原委與當時情境歷歷在目：

假日裡他（按：長兄劉家東）經常參加鎮上愛好運動的年輕人組成的排球隊，每回練完球，還有個讀書會，由台北師範畢業的一名摩登的陳姓女子主持。我看過兄者帶回來的一些課外讀物，包括魯迅、鄭振鐸、巴金、茅盾等的作品。⁹²

（被捕當日）家中瀰漫一股不尋常的氛圍，母親焦急如焚的哭喪臉和父親強壓憤怒的模樣讓我等噤口。原來那天早晨，兄者還在樓梯口穿鞋準備趕火車，突然闖進三名彪形大漢，堵住前後三道門，把他帶走，不，該說把他逮捕走了，罪名是匪諜嫌疑。沒有人會想到許多球隊當中的一隊，不定期練球，閱讀其中一位隊員提供的左派作家作品，就成了匪諜。為此，父親第一次胃出血，從此禁止我等參加任何社團。⁹³

字裡行間，大難臨頭的身心覺受與傷痕記憶不言而喻。威權統治下，無論錯綜的真相為何，結果是：自 1952 年 9 月在家中遭逮捕，1953 年 5 月判決後送綠島監禁，

⁹¹ 因同案被告之首位為徐金生，此案又被稱為《徐金生案》，是苗栗縣銅鑼鄉知名的白色恐怖事件。徐金生時任五湖國校教員，1953 年 5 月 21 日死刑定讞，兩日後槍決身亡，享年 27 歲。

⁹² 劉慕沙：〈九重葛花開花落〉，《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5 卷第 5 期（2009 年 1 月），頁 189。

⁹³ 劉慕沙：〈九重葛花開花落〉，《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5 卷第 5 期（2009 年 1 月），頁 190。



隔年 11 月移送台北縣土城生教所（「臺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待了一年八個月，直到 1956 年 9 月獲釋。⁹⁴少年 20 至 23 歲的黃金歲月，便在繫獄規訓中度過，而那正是其許多竹中同儕從高中考上理想中大學的時候。⁹⁵

值得一提的是，劉慕沙早在 1954 年 9 月 30 日的信中，亦曾坦誠不諱地對朱西甯談及兄長際遇：「在高中的最後一個學期，由於『紅字』的嫌疑（受累）於十八個月前帶著一副病軀也到遙遠的綠島受訓去了。（我父親的對我嚴，一部分也是因為此事致神經過敏而成）。」⁹⁶政治迫害與族群裂痕真切確鑿，劉肇芳醫師的管束與戒懼，其來有自。

（三）出奔與成家

明知其難而為之，新竹女中剛畢業，待職待嫁，在家兩番去做銅鑼國小的代課教員，或於家中外科室幫忙，信中每以檻中猿、籠中鳥及「聖赫勒拿島上的拿破崙」自況，禁錮拘繫家中，不能高聲歌唱、盡情運動，乃至動員到縣城有力人士來家裡遊說雙親准許參加網球比賽的劉慕沙，在秘密通信一年兩個月又二十天（1954 年 7

⁹⁴ 朱西甯、劉慕沙：《非情書》（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45。

⁹⁵ 值得補充的是：儘管離開生教所恢復自由身後，劉家東順利考上大同工專，畢業後任職中日合作的遠東電器公司，但年少的政治創傷，卻影響其一生。朱天衣曾詳述：「大舅被釋放後，雖繼續讀書、工作、結婚生子，但他的人生卻走了樣。首先，他不僅不信任體制內的人事物，連對身邊的人也充滿疑慮，他懷疑自己始終被跟監著，連住家巷口的擦鞋老頭，都是特務機關安排的暗樁，至於對面的鄰居，更是二十四小時監視他的特務，有時母親聽煩了他的陰謀論，忍不住直言說：『你沒有那麼重要吧！』受傷的他則會反唇相稽的以『你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稱呼母親，果真把他的妹妹搞到發毛，他們兄妹倆的談話常以互摔電話絲終結。」朱天衣：《記憶如此奇妙：朱天衣散文集》（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 年 2 月），頁 39-40。

⁹⁶ 朱西甯、劉慕沙：《非情書》（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頁 46。朱西甯同年 10 月 4 日的回信也值得關注：「現勢走到這一步，為著更廣大的大眾安全，卻迫使這種防諜的工作不得不一反我們的心願，而造成『為著不放過一個壞人，寧可犧牲十個好人』。」這是軍職在身的他不得不僞裝的辯護，然其對劉家大哥的無辜瞭然於心，辭意懇切：「我深知這措施免不了因為工作人員的疏忽怠惰所產生的令人沉痛的錯失」、「我只有以最誠懇的同情獻給你。也許你並不稀罕這種同情。」朱西甯、劉慕沙：《非情書》，頁 51、52。



月 7 日到 1955 年 9 月 28 日) 後,⁹⁷毅然出奔投靠朱西甯,甚至為了履行法定成婚,幾經雙掛號信件向父母尋求諒解不得回應後,採不得已作法,登報公告「脫離家庭關係」。⁹⁸

「脫離家庭關係」,茲事體大。女兒出走,劉肇芳胃疾復發,時年四十八。此後朱西甯持續寫信請求岳父母諒解,劉慕沙皆附上日文翻譯以便只會日文的父母親閱讀。女兒於私奔後的第一封家書寫道:「他從不修飾自己,他的相貌也贏不了我的心,然而他有一種內在的美,那在對他未有瞭解的人所不能發現的美,才會使我離不開他,需要永遠的和他在一起」,⁹⁹深情決志,莫此為甚。

放不下女兒的劉肇芳請託當時在高雄煉油廠工作的弟弟劉肇嘉循線找人、前往訪視,問清原委才從鳳山暫帶她回家。¹⁰⁰劉慕沙曾追述細節:「那日下班回來,不見了妻子影子。砲彈箱餐桌上壓了張細妹子匆匆寫下的幾行留書,除此以外,就數細妹子臨走來不及倒掉,猶有餘溫的那盆洗澡水」、「那人用一隻玻璃瓶裝滿細妹子留

⁹⁷ 所謂「秘密通信」,係指「父親的信件當然不可能登堂入室直接寄至家裡,只能轉託住在隔著鐵道另一邊的密友,也是母親爾後的大嫂、我們的大舅媽處」,轉信人即《非情書》裡的秋姊姊(邱秋蘭)。朱天衣:〈一切都從這裡開始〉,朱西甯、劉慕沙:《非情書》(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3月),頁6。

⁹⁸ 朱天文:〈願未央〉脚本大綱與背景,《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8卷第6期(2022年2月),頁81。聲明啟事完整摘錄如下:「脫離家庭關係:為滿法定婚姻年齡,屢向父母請求婚事,終被置之不理,現為進行婚姻自由而求終身幸福外出自立,自登報之日起不再接受執法干涉 劉惠美」。標點為筆者所加,該剪報可見於朱天文的「嬰兒日記」(年輕雙親以女兒的孩童口吻寫下),朱西甯於扉頁上題道:「創造自由幸福的啟始——我們的文獻」。朱天文:〈朝陽庭花聞兒語〉,《黃金盟誓之書》(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2月),頁13。

⁹⁹ 陳德倫:〈逆時代之流,以文學煉金——專訪朱天文×朱天心:「寫作是這個家最大的事」〉,《報導者》(2022年3月18日)。誠然,這段話欲突出文學伴侶的曖曖涵養,事實上,這位「寫文章的外省兵」,其形貌氣質亦深深擄獲「細妹子」的心。劉慕沙曾追憶首次見到朱西甯的情景:「穿一身羅斯福呢戎裝的那人,清瘦,沉靜,薄唇高鼻樑,蒼白俊秀的臉上就只見一雙深邃不可測的眸子,彷彿能夠穿透人心。一股觸電的感覺,細妹子受到了震懾。」劉慕沙:〈出奔:寫於朱西甯逝世三週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1年4月17日)。箇中傳神描述,也是觀者能在《願未央》老照片中清晰辨識的青年朱西甯形象。

¹⁰⁰ 何來美:〈4面之緣 劉慕沙跟外省兵跑了〉,《聯合報》(2009年3月30日)。



下的洗澡水以為存念。然後跑到教堂去痛哭」。¹⁰¹

而回銅鑼那天，劉慕沙猶然記得：

「違隔數月，父女倆相見，還是她先開的口：「爸爸，傑克(狼犬)還認得我哪。」

「老爸從鼻子裡哼了一聲：「妳可也承認我這個爸爸！」¹⁰²

充滿故事張力的父女對話，後在眾親人打圓場與關心下，終冰釋心結。父親反過來催促女兒南返讓朱西甯放心，同時要求兩人早日辦妥婚事。

以故，兩人一起生活的第二年，1956年3月17日在高雄地方法院，劉慕沙已懷朱天文，公證成婚後，身著白襯衫、花裙子的新嫁娘，在台南蜜月旅遊行經竹圍網球場，看到有人在賽著玩兒，遂「忘記自己快當媽了，脫鞋下去打了一場球，她覺得這是她最好的結婚禮物」。¹⁰³瘋傻、天真而開朗，《願未央》所剪輯收錄的朱西甯作品北京首發式上，朱天心如是說。

從曲折相遇、斷然出奔到和解團聚，1957年一月農曆新年，31歲的朱西甯，終於首次隨劉慕沙回娘家，朱天文四個月大。

四、結論：願做一粒種子

2018年十月下旬，劇組隨導演朱天文姊妹仨赴中國大陸，從南京而宿遷，再到

¹⁰¹ 劉慕沙：〈出奔：寫於朱西甯逝世三週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1年4月18日）。

¹⁰² 劉慕沙：〈出奔：寫於朱西甯逝世三週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1年4月18日）。

¹⁰³ 朱天心：〈我們不說，這一頁的歷史就要翻過去了〉，「理想國·微文庫」網站，2018年12月1日，網址：https://www.gushiciku.cn/dc_tw/109679495



北京，搭配出席朱西甯小說簡體版首發式。¹⁰⁴父系家族踏尋，構成影片後半部佔有相當篇幅的尋根紀實。尤其在蘇北老家，朱氏老小親族團聚，氣氛熱絡而溫馨。

唯此行尋訪踏查，家園滄海桑田，朱西甯舊時足跡及口傳筆述的世界多已緲不可尋：

在宿遷的一星期，我們既悠閒又彷彿補做功課似的循父親幼時的足跡走，例如他自小隨爺爺做禮拜的小教堂並還參與了一場禮拜……，我們找尋父親幼時放羊玩耍的棉花田、也是父親返鄉探親後修葺祖墳之地，如今是宿遷的最熱鬧繁華的楚街……。¹⁰⁵

紅磚瓦屋的老家夷平重建成六層高的樓群社區，爺爺奶奶長眠的小麥地也化身成繁華楚街，家族聚餐的狀元樓便立在爺爺鑿掘的老井之上，連莊稼人下湖耕作的空鏡都得遠赴駱馬湖拍攝，因宿城區早已無人種稼莊了。¹⁰⁶

現代化都城建設與時間浪潮淘洗下，生命地景變遷消逝，「尋什麼什麼不遇，是那一代人或是我們的真實處境」，¹⁰⁷從兒時眷村到父親老家皆然。

然有一場景，委實饒富深意：地點在朱西甯出生地，宿城黃河畔。推軌鏡頭仰拍黃河古道夾岸堤柳與高聳白楊樹，藍天綠葉間，金光熠熠、詩意靜美的空鏡頭，伴隨直達天聽的素人合唱——此行在朱西甯兒時所上的小教堂參加禮拜現場錄下，由當地教友詠唱的聖經讚美詩〈願做一粒種子〉。

¹⁰⁴ 除了老家江蘇宿遷，「南京是父親隨他六姊我們六姑離開老家之後的成長和赴台前之地，北京是出版社理想國首發父親的《鐵漿》、《旱魃》，因此我們得為已不在的作者受訪和參加『新書』發表活動，並為紀錄片訪談老友阿城、莫言和章詒和。」朱天心：〈歲末懷人I〉，《那貓那人那城》（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2月），頁272。

¹⁰⁵ 朱天心：〈歲末懷人I〉，《那貓那人那城》（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2月），頁273。

¹⁰⁶ 朱天衣：〈今天的故土，已非父親當年筆下模樣〉，《大家》（2018年11月7日），<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e29dab8bc20249ccbebd53>

¹⁰⁷ 朱天心言。鄧郁：〈朱西甯 用語言尋找和創造故鄉〉，《南方人物周刊》第578期（2018年12月），<https://www.nfpeople.com/article/8925>



視角運鏡於天際茂葉間，如同朱西甯和女兒的仰望。

朱西甯勤耘鉅製遺作《華太平家傳》時的名言：「寫給上帝看的」，虔敬仰望的宗教性向度，喻示著一個晚年寫作者的位置。比並參照《願未央》片末定格畫面：俯拍角度，朱西甯與劉慕沙在書房並肩寫作的老照片，猶如上帝的看顧下，「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是這樣」：

我父親，有願，有誓，有使命，生命是有目的的。¹⁰⁸

唯願他日基督面前重逢的時候，蒙他一句：「沒有成果有什麼關係？起碼你曾像主在世的日子一樣的殷勤做工，起碼美好的仗你打過，不是嗎？這就夠了。」

109

寫作，於焉有了修持的意味，「一生修一藝」的身教啟示。

同時，置身朱西甯出生地，仰望已在天家多年的父親，初生故里與死亡歸宿，於時間光影中流轉，寄寓著女兒的思念。此際，〈願做一粒種子〉的素樸歌聲於畫面中繚繞：

不願作早晨的露，不願作晚上的霞；
不願作那流蕩的星，不願作那春天的花。
願作一粒種子，深埋在土下，
生根發芽結果，遍滿海角天涯。
願作鹽和光，忠心榮耀祂，
見證神的作為，領人回天家。

主耶穌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¹⁰⁸ 朱天文：〈致父親母親和他們的一代〉，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3月），頁251。

¹⁰⁹ 劉慕沙：〈照見——為「朱西甯文學紀念展」〉，《聯合報》副刊（2001年3月16日）。



(約翰福音十二 24)。情景巧妙呼應片頭朱西甯的基督教告別式，出生與死亡、種子與根芽，從宿遷到臺灣，根與徑——一如人類學家詹姆士·克里佛德 (James Clifford) 將身分及文化認同再構思成「路徑／闢徑」(routes) 歷程，而不只是「根源／尋根」(roots) 問題¹¹⁰——1949 年渡台的青年小說家猶如歷史長河之一粟，卻帶出開枝散葉的文學家族。

於是，我們想起紀錄片中小舅劉家正與朱天文在銅鑼的家「重光診所」對坐談述文學時所引述之艾略特詩句：「我們將不停地探索／而一切探索的終點／將是抵達我們出發之處／並且初次認識這地方。」循此思索，第二代女兒重回父親故鄉之旨趣，並非徒留遺憾的尋根、悼亡，而是意義常新的探索，既向家國，也向詩國。

願未央，故「我記得」，他們仍在島嶼寫作。

引用書目

一、專書

1. 朱西甯：《1949 來台日記》(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
2. 朱西甯、劉慕沙：《非情書》(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3 月)。
3. 朱天文：《淡江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7 月二版)。
4. 朱天文：《黃金盟誓之書》(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 2 月)。
5. 朱天心：《那貓那人那城》(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

¹¹⁰ Clifford, J.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P.



- 年2月)。
6. 朱天衣：《記憶如此奇妙：朱天衣散文集》（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2月）。
 7. 吳貞正主編：《群英憶往：陸軍官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入伍生總隊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譯處，2011年3月）。
 8. 李瑞騰編：《文無盡藏：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精選集（一）》（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0年10月）。
 9. 陳建忠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朱西甯》（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年3月）。
 10. 痲弦口述，辛上邪記錄：《痲弦回憶錄》（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22年2月）。
 11. 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年11月）。

二、報刊

（一）期刊

1. 朱天文：〈《願未央》腳本大綱與背景〉，《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8卷第6期（2022年2月）。
2. 朱天文：〈我們從這裡啟步〉，《幼獅文藝》第819期（2022年3月）。
3. 李桐豪：〈山河故人 朱天文、朱天心〉，《鏡週刊》（2022年3月27日）。
4. 季季、朱天文訪談：〈宛若砲彈箱堅實穩固的情誼〉，《印刻文學生活誌》第18卷第6期（2022年2月）。
5. 陳德倫：〈逆時代之流，以文學煉金——專訪朱天文x朱天心：「寫作是這個家最大的事」〉，《報導者》（2022年3月18日）。



6. 馮季眉：〈悲劇是尋求希望的啟始力量：專訪小說家朱西寧先生〉，《文訊》第 117 期（1995 年 7 月）。
7. 劉慕沙：〈九重葛花開花落〉，《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5 卷第 5 期（2009 年 1 月）。
8. 蔡俊傑：〈慢時間〉，《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18 卷第 6 期（2022 年 2 月）。
9. 謝材俊：〈返鄉之路〉，《聯合文學》第 221 期（2003 年 3 月）。

（二）報紙

1. 朱西甯：〈「一朝風雲」二十八年：記啟蒙我和提升我的張愛玲〉，《中國時報》副刊（1971 年 5 月 30-31 日）。
2. 朱西甯：〈母親那一代的母親〉，《聯合報》副刊（1980 年 3 月 27 日）。
3. 朱西甯：〈記寫作「狼」與「鐵漿」的時日——兼懷楊寶政先生〉，《聯合報》副刊（1989 年 3 月 21 日）。
4. 朱天心：〈《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聯合報》副刊（1999 年 4 月 23 日）。
5. 朱天衣：〈母親〉，《聯合報》副刊（2020 年 3 月 29 日）。
6. 劉慕沙：〈照見——為「朱西甯文學紀念展」〉，《聯合報》副刊（2001 年 3 月 16 日）。
7. 劉慕沙：〈出奔：寫於朱西甯逝世三週年〉，《中國時報》副刊（2001 年 4 月 17-18 日）。
8. 劉慕沙：〈朱西甯背後的風景〉，《聯合報》副刊（2004 年 12 月 13-14 日）。
9. 何來美：〈4 面之緣 劉慕沙跟外省兵跑了〉，《聯合報》（2009 年 3 月 30 日）。
10. 錢欽青、袁世珮：〈朱西甯、劉慕沙與一屋子孤狼：朱天文、朱天心記錄文學朱家〉，《聯合報》（2022 年 3 月 28 日）。



三、網路資料

1. 〈朱西甯先生小說經典首次在大陸出版〉，「理想國·微文庫」網站，2018年10月31日，網址：https://www.gushiciku.cn/dc_tw/109389193
2. 朱天心：〈我們不說，這一頁的歷史就要翻過去了〉，「理想國·微文庫」網站，2018年12月1日，網址：https://www.gushiciku.cn/dc_tw/109679495
3. 鄧郁：〈朱西甯 用語言尋找和創造故鄉〉，《南方人物周刊》第578期，2018年12月，<https://www.nfpeople.com/article/8925>
4. 朱天衣：〈今天的故土，已非父親當年筆下模樣〉，《大家》，2018年11月7日，<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e29dab8bc20249ccb53>

